

# 晋出公找人一起攻打自己的国家

4



历史小说

范军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

## 【内容简介】

春秋末年，经过长时间的混战和兼并，诸侯列国中只剩下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以及南方的楚等。其中，晋国国君权力衰落，把持了实权的“六卿”之间开始了激烈的博弈。最终，赵、魏、韩三家将曾经的中原霸主晋国分而食之，史称“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策命三晋为诸侯，战国的序幕即由此开始。

## 【上期回顾】

荀寅和士吉射逃出国门，来到齐国寻求政治庇护。自此，晋国六卿中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中行氏和范氏在该国的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了。历史在这里做了减法。但历史还将继续做减法。



华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

## 【内容简介】

书中讲述了华少30年的成长经历。其中包括了与奶奶和爸爸在一起的单亲生活；与妻子从相识、恋爱、结婚到养育儿子的故事。华少还激情讲述了自己30年的追梦经历。年少时的他本来是一个内向男孩，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启了做主持人的梦想，大学时又通过层层海选成为一名电台DJ。当电台工作走到巅峰时，他毅然放弃一切，去电视台打杂做临时工，直到成为“中国好舌头”。

## 【上期回顾】

我对说话这件事产生特别的兴趣，是从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的，我认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偶像——姜丰。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晋国的友邦郑国经不起楚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毅然与旧主人说拜拜与新主人握手言欢去了。这让智族的少当家智伯瑶感觉受到了侮辱，他就发文要求赵氏家族共同出兵征讨。

在当时，智伯瑶可以说是一个帅哥。很多少女哭着喊着想嫁给他，但他志不在此。他只想成为一个铁血英雄。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所以他挑起了这场联合军事行动，以图一战扬名。

但是赵鞅没去。赵鞅之所以没去是因为在他眼里，智伯瑶太嫩了。智氏一族从荀跣传子荀甲，荀甲再传于智伯瑶，在赵鞅看来可谓沧海桑田。智、赵两家的恩怨随着荀跣的去世淡去，他已无心过招，过招自有后来人。所以，在这次共同出兵征讨的行动中，出现在智伯瑶面前的是还没有成为长老的赵无恤。这让智伯瑶再次感受到了侮辱。

智伯瑶决定找茬。他把阵前军事会议变成了比酒大会，意在让赵无恤难堪。

赵无恤的酒量果然不行，他不得已拒绝了智伯瑶的一再敬酒，这最终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智伯瑶直接把酒杯摔到了他的脸上，并骂他给脸不要脸。铜制的酒杯那是相当的锋利，赵无恤马上就血流满面了。剑很快就拔了出来，赵氏的很多将领准备为家族荣誉拼命——但是赵无恤拦住了他们。他手捂着伤口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小耻也，不必计较。

在赵氏诸将的悲愤表情中，赵无恤带着心有不甘的他们撤席而走。这样的举动不仅让智伯瑶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也让晋国大族们对自己曾经的选择产生了动摇。他们开始建

议赵鞅换人——见过低调的，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忍辱负重也是有底线的，赵无恤是有底线的人吗？但赵鞅心里更有底了。这样的时代，什么叫底线？最后的胜利才叫底线。

当然，局势永远是不容乐观的。智、赵两家的一场大决战随时可能到来，自信满满的智伯瑶肯定会在赵鞅离世之后向赵氏家族发动进攻。他是真正把赵无恤看成软柿子了。赵氏家族的命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取决于赵无恤是否能够力挽狂澜，但赵鞅注定是看不到了，因为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重病在身的老人留给赵无恤的最后一句话是“注意晋阳”——赵鞅认为，他日晋国将有兵难，而晋阳城是最好的防御城堡。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赵鞅几乎可以预见这场兵难将有怎样惨烈的结局，只是他没有多说什么，除了“注意晋阳”。他实在太相信赵无恤了。

赵鞅以那句预警性的话语告别人世的那一年，智伯瑶日夜企盼的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开始生根发芽。因为晋出公蠢蠢欲动了。晋出公的心里充满了委屈，晋国四卿的领地一个比一个大，他堂堂国君的直辖地却是少得可怜。

当时的周王国老大的这个王室的第三十八任国君姬午。事实上，他的日子也过得饥寒交迫。每天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围着王宫里那九只三个脚的大锅不停地打转。多少次，他都想把它们给卖了，以济时艰。但考虑到躺在地底下的三十七个列祖列宗会骂他不得好死，他还是勒勒裤腰带将日子挣扎着活下去。所以，对于晋出公的遭遇，姬午只能惺惺相惜。但是，这样的惺惺相惜是极其有

限的。若干年后，姬午悲凉地发现，他那廉价的同情心被一些物质诱惑给出卖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晋出公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回来。他派出密使来到齐、鲁两国，约定共同出兵袭击四卿，然后平分他们的领地。这样的计划简直称得上是骇人听闻。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国君会引兵攻打自己的国家然后加以瓜分，虽然晋国大部分国土名义上属于四大家族所有，但它们毕竟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名啊！智伯瑶在获悉这样的计划之后不禁笑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成语叫“师出有名”。他现在就师出有名了。曾经，智伯瑶一直想把晋出公拿下，自己取而代之，只是苦于找不到理由。现如今，晋出公主动地丧心病狂，一下子让他从“师出无名”变得“师出有名”了。

在智伯瑶的策划下，晋国四卿打响了家族保卫战。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晋出公逃到齐国寻求政治庇护，四卿取得了胜利。

不过，智伯瑶却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因为他没有要到他的胜利果实。坐上晋国国君位置的是晋昭公的曾孙——被后世称为晋哀公的那个一脸懦弱的男人，而不是自认为劳苦功高的智伯瑶。不是智伯瑶不想坐，是其他三卿长者看他的眼神太锐利。忙乎了半天的智伯瑶感觉自己彻底失算了——在晋国国君的位置上，是晋出公还是晋哀公坐在那上面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重要的是他要坐在那上面。唉，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是该好好替自己考虑的时候了！智伯瑶从来没有想得如此恶狠狠。这一回，他真切地感受到，时机成熟了，经天

纬地的大事业不干都不行了。

干大事业，一个人是不行的。要有一群人，一群笑傲江湖的人。智伯瑶就有这样一群笑傲江湖的人。重臣智国、智开，谋臣絺疵，猛将豫让那都是春秋战国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特别是谋臣絺疵，那就是个搞阴谋诡计的专家。在那样一个年代，搞阴谋诡计不比打仗容易，甚至更难。

因为当时的形势相当的严峻。四卿之中，虽说智氏略强一些，也强不到哪里去。如果强行夺权的话，无疑是要与韩、赵、魏三强的联合体直接PK，这显然是自找死路。所以必须撕开一个缺口，让联合体化解于无形。只是，这样的缺口在哪里呢？

絺疵将目光投向南方的越国。在他看来这个鸟语花香的地方隐藏着智氏家族兴盛的密码。

当时的越国刚打败吴国不久，锋芒直指中原，直接威胁到曾经的大国——晋国。当然越国是不是真的要打过来不是絺疵所关心的，他所关心的是，这样的背景事件组成了他完美借口的一个部分。如果晋哀公下令韩、赵、魏三家各出百里的领地给智氏作南攻的军资，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只可能有两种选择：一、三家都捐，智氏凭空得三百里领地，实力骤强，三家的实力则大减；二、如有个别不捐者，智氏可以“假晋侯之命征讨而合并之”。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到晋哀公会不会下令这一点上了。不过，智伯瑶一想到那个一脸懦弱、经常向他早请示晚汇报的男人，就觉得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他狠狠地拍了拍絺疵的肩膀，觉得阴招能出到这个份儿上，也确实难为他肩膀上的那个物什了。

# 上戏考官让我摘掉眼镜，我一下蒙了

6

热点人物

高三那年，我信心满满地报考了艺术类院校。话说在我所在的这所高中，之前还从未有过报考播音或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我“尚属首例”。

当我凭着满腔热忱报考完之后，真的就“高枕无忧”起来，根本没想过要了解艺考的流程和要求，更不知道艺考之前还需要进行所谓的培训。我为这样的漫不经心付出了成长的代价，先后经历了两场“悲壮”的应战。

我所报考的学校中，最先考的是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现名浙江传媒学院）。面试那天，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去了，到现场一看，有点儿小崩溃。黑压压的全是人，其中一多半是陪考的家长。突然觉得幸好没让老爸来，要不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得多辛苦啊！

在待考区，不少报考的同学和家长一起背诵诗歌、散文，啊啊哦哦的没完没了。我没什么事，就在那儿数叶子，一片、两片、三片……当我数到两千多片时，终于被叫到名字。进到考场，我就那么直愣愣地一站，老师指了指旁边的书桌，说：“你读一篇文章吧。”我只说了句“好”，然后随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新概念作文选》，找了篇文章开始读。

初试能过在意料之中，接到复试通知后，我也没当回事，还沉浸在初试轻松过关的自负中，根本就好好准备。等到复试时，一到考场，我就傻眼了。别的考生都穿得像模像样，吹了头发化了妆，而我穿着校服就去了，更别说其他准备了。原来，复试需要上镜，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心理上受到了影响，我在进场后，大脑一片空白，接

连好几个问题都没答出来。譬如“现任国务院总理是谁”，其实我知道，但那会儿偏就想不起来，最后只好说了句“我原本记得”。

第一次闯关完败，虽稍稍伤了些元气，但也还好，当时对理想已“顽固不化”的我恢复得很快。没等浙广出榜，我就卷土重来，踏上了应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征程。上戏的专业里有主持人系，我义无反顾。

考上戏的过程很有趣，我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了三位战友。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一行四人去上海考试，居然都没让家长陪同，大伙儿都觉得，尽管人生地不熟，但好歹是四个人，也没什么好怕的。

可谁也没料到，一到上海就出了状况。下了火车，我们按照考生指南上的提示去坐地铁。那时候杭州还没有通地铁，我们都是第一次乘坐，只好默默地跟在别人后面，买了票，刷了卡，恍恍惚惚地跟到站台。

这一路上人挤人，你若不走，自有后面的人推你走。我们几个差点儿被人潮冲散，好不容易“手拉手”到了候车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等多多久，列车呼呼地开过来了，站台上的人们都往车门挤。等我反应过来，三位战友已经顺利地挤进了车厢，而人高马大的我被屏蔽门关在了外面，愣没挤上去。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站台上，看着他们三个在车厢里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刹那间有了种生离死别的错觉。车厢开始慢慢移动，我突然醒悟，冲着他们指了指我腰上的BP机，一边指一边喊：“呼我、呼我！”

然后我就那么等着，左等右等，BP机不响，人也不来。过了一会儿，

我琢磨着：“我傻呀，我们都在同一站下车，我直接坐过去不就又能碰到了吗？”

我赶紧坐了下一班地铁去追他们。可是到了站，还是找不到人，左右为难了一会儿，我又一拍脑袋：“嘿，干脆直接到上戏，到了上戏总能找到他们了吧！”

奔出地铁，我毫无方向感地拦了一辆出租车。我摸出随身带着的招生简章，上面的报名点有两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就指着其中一个，让司机师傅送我过去。然而三位战友就好像坐着地铁穿越了一样，完全不见踪影。难道他们去的是另一个报名点？

无奈之下，我又拦了一辆出租车，掏出招生简章，指着地址问师傅：“你好，我现在是在这个报名点，对吧？”

“是的呀。”“那您能拉我去这个点吗？”我指了指另一个报名点。

“你真的要去吗？”师傅的眼神中充满了异样。

“对呀！”我很坚定。

车开出半小时有余，终于到了目的地。我看了眼计价器，四十几块钱，还真是够远的！付完车费走下来，抬头一看，又一个上海戏剧学院的校门。

原来，两个报名点，一个在上戏的正门，一个在上戏的后门，如果从校内直穿过去不过几百米而已，但要是打车的话，就得绕上一大圈。没办法，也不能怪人家司机不厚道，他的确问过我很多次，谁让我那么坚持真的要去！

既来之则安之，我找到报名点，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等，这回不能再

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同学们终于现身，大家顾不得享受“重逢的喜悦”，赶紧各自报完名，然后去找住处。

我们第一天是住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铁路大厦，但住了一宿后，大家都扛不住了。没法儿洗澡不说，连厕所都是公用的。第二天，我们转战到了上戏招待所，名头虽然还算响亮，但实际上是由地下室改造的，而且这个地下室原来还是一个防空洞。

来这里住宿的基本上都是考生，大家年纪相仿，也没多少戒备之心，很快就熟络起来。晚上大伙儿还凑到一块儿喝了点儿啤酒，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兴致勃勃地期待着第二天的考试。

我至今仍无法理解当时考官们的标准。进去以后，他们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摘掉眼镜，这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

我没有固执地反驳，默默地把眼镜摘掉，听到考官抛过来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戴眼镜啊？”我瞬间又回到了当初复试浙广时的木讷，我居然回答：“不戴看不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考完试，我们又又在地下室住了三天，等到的结果是全军覆没。同住在防空洞里的八人，大概只过了两个。至此，我的上戏之梦最终被宣布如泡沫般破灭。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历经了两次挫败，平心静气地接受了一些培训之后，还是如愿以偿，考进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艺术分校。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它并非一所高起点的学校，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成就了我的“笨鸟先飞”与“野蛮生长”。